

# 無一物中無盡藏 有花有月有樓台

六祖得法行由

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田博元

今年六月，田教授在紫竹林精舍以「無一物中無盡藏，有花有月有樓台」為題，講演六祖惠能一路行來，由凡轉聖的關鍵處，亦是行者學佛修行的進程；指出圓滿自我生命覺性的當下，已然成就嚴土熟生的悲願。

般若將入畢竟空，絕諸戲論；  
方便將出畢竟空，嚴土熟生。——《大智度論》

「華開蓮現，香光莊嚴。」每次造訪紫竹林精舍，內心總有如此的感動。我以一顆歡喜心與諸位大德居士結緣，諸位亦現菩薩相來相應，這是佛法微妙的因緣，讓我們同沐法喜，共聚一堂。

上次在嘉義道場，以「一輪明月照天心」為題分享覺性生命的完成：朗朗晴空，一輪皓月，「根塵迴脫，靈光獨耀。」今天以「無一物中無盡藏，有花有月有樓台」向諸位報告如何成就佛道。

## 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

《六祖惠能大師法寶壇經》（以下簡稱《六祖壇經》）開宗明義即點出佛性人人自有，不假外求：「時，大師至寶林，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，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，為眾開緣說法。師升座次，刺史官僚三十餘人、儒宗學士三十餘人、僧尼道俗一千餘人，同時作禮，願聞法要。」

大師告眾曰：『善知識！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……』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

六祖為信眾所點出的「法要」——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——是六祖得法因緣關鍵性的證悟，學佛當將此四句念茲在茲，深予體會。

佛性眾生皆有，佛與眾生不二，這是佛陀當年菩提樹下悟道，不可思議的體悟。佛陀讚歎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」（《華嚴經·如來出現品》）句中字字流露平等心與慈悲心。徹悟宇宙人生究竟真理的佛陀，最深切的體悟竟是眾生與佛不二，何以不二？因為皆具佛性。

所以，從理上言，眾生應然成佛，亦必然成佛，當眾生放下妄想執著，自能證得如來智慧德相。佛說：「如來智慧，無處不至，無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，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。若離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無礙智，則得現前。」（《華嚴經·如來出現品》）因此，成佛是我們本分的事，我們應為自性蒙塵而流浪生死至今感到慚愧。

《法華經·方便品》言：「佛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」何謂大事？為眾生指出：本然具足的佛性就是了生脫死的不二法門，即是所謂大事。而當佛陀在菩提樹下，觀明星悟道，並未高高在上睥睨眾生，自安於法界之清涼，而是生發出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求自己獨安樂」的大悲心，下山弘化，普度眾生。這給予我們重要的啟示：佛性一旦開顯，必如朗朗皓月照耀大地，希望一切眾生皆能成佛。

六祖所說的「菩提自性」，即是佛性。六祖說：「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。」眾生的本性就是佛性，而佛性「本來清淨」，不過是「緣邪見障重，煩惱根深，猶如大雲覆蓋於日，不得風吹，日光不現。」暫時被無明障蔽罷了。揭除無始以來的一念無明，佛性仍在，正如層積累疊的烏雲之後，日光絲毫不減一樣。所以，六祖說：「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緣心迷，不能自悟。」若能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，則能如《淨名經》所云：「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。」（以上引文俱見《六祖壇經·般若品》）

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。」並非相對於塵垢的清淨，而是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（以下簡稱《心經》）所說「不垢不淨」的清淨。自性的清淨是本來的清淨，絕對而且究竟，是現量而非比量，當下不起分別；修也在，不修也在，法爾如是，本來具足。因此，菩提自性的證得，從究竟上說，不是透過修而得。六祖說：「三世諸佛，十二部經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……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……。若起正真般若觀照，一剎那間，妄念俱滅；若識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般若品》）即是此意。

當然，未得開悟之時，修行是我們必下的功夫，只是學佛之人有時不免自迷於修中，勤修復密修，而忘卻修行如筏，終須捨筏登岸。開經偈所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的初心，往往不知不覺泯沒此中，留戀筏上風光，不知捨筏登岸。六祖直指心性，開示直接證入自性菩提，修行要能把握此一要義，知開悟自性般若才是目的。

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藉以成佛的法門是什麼？六祖說「但用此心」，此心即是法門。此心是何心？即是本來清淨的自性本心。自性本心是不生不滅的真如心，非有妄想分別的慮知心。要用自性本心直了成佛，任何漸修法門用功實修到了究竟處，終究還須「但用此心」，直接證入真如本心，開顯佛性。學佛不能一直依傍在法，為法所執。六祖說：「世人妙性本空，無有一法可得；自性真空，亦復如是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般若品》）真空之自性，自然不是任何有為之法所能證得。《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說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有為之法虛幻，不是究竟涅槃之道。

佛法是佛陀實修實證悟得的心法，佛陀用真如本心說法，我們須用真如本心應受，否則必然有隔，不得其門而入。此之謂以心印心，心心相印。聞見經文，如若不能與佛會心，終究無益開悟。經文起始「如是我聞」四字，義蘊奧妙，並非只作「我聞如是」——阿難如實將聞於佛陀者說出，而是直指聽經聞法的不二門徑——要「如是」我聞！何謂「如是」？

以心印心即是，用我們本來清淨的菩提心來會心，與佛心相印。「如是我聞」此一聽經聞法的不二法門，無論持誦、打坐還是念佛，皆須如是。若所用之心是虛妄心而非菩提心，無論如何用功修行，終究徘徊門外不得入室。所謂佛門，嚴格說之，即是自性之門。所以，學佛所為何來？就是為了開悟本然具足的佛性。

五祖弘忍傳頓教及衣鉢予六祖時，說：「自古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中國禪宗所傳，是以心傳心、自悟自解的心法。《壇經》所載六祖得法的因緣，如同六祖現身說法，貼近你我，讀來不僅親切，而且感動。六祖所說全是心法，所悟即是成就佛道必行之路。

## 無一物中無盡藏——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

《壇經》所載六祖得法的因緣，對我們最重要的啟示，首先是「悟」；接著是悟之後的勤修密修，即「悟後起修」。特意捻出一個「悟」字，是希望當我們行到開悟之路的某一階段，能夠不要停佇，留戀猶疑，而是像那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般，一無凝滯，直了成佛。

六祖之得法，即是證得「無一物中無盡藏，有花有月有樓台。」欲證得無一物中無盡藏，首須開悟。《壇經》載六祖初聞《金剛經》，當下即悟：時，有一客買柴，使令送至客店。客收去，惠能得錢，卻出門外，見一客誦經。惠能一聞經語，心即開悟，遂問：「客誦何經？」客曰：「《金剛經》。」……。

「悟」即六祖得法的關鍵，最須注意。「悟」字寫作「吾」「心」。中國文字著實奧妙，吾心就是本心；所謂開悟，就是將本來具足的佛性發明出來。六祖說：「不悟，即佛是眾生；一念悟時，眾生是佛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般若品》）悟與不悟，即佛與眾生之別。

一旦覺悟，就會踏上「自覺生命之完成」的不歸路，傾注此生絕不回

頭。

六祖的悟，不是讀破千經萬典的文字之悟，而是以心印心的自性之悟。據六祖自述，他幼年失怙，家貧無法讀書，識字不多。神秀書於南廊壁間的偈語，六祖對張日用說：「惠能不識字，請上人為讀。」六祖作偈，復說：「亦有一偈，望別駕為書。」（俱見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無盡藏尼執卷問字，六祖答以「字即不識，義即請問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機緣品》）並不識字的六祖何以能「一聞經語，心即開悟」？「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」，六祖之天生利根，來自累世的修行，此即《金剛經》所說：「聞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」，「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。」

所以，六祖此生此世不過待一機緣，當因緣具足，送柴至客店時，適逢店客誦經，他一聞經語，尚不知客所誦是《金剛經》呢，就能當下開悟，了無凝滯。

六祖再問店客：「從何所來，持此經典？」知是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五祖弘忍所傳《金剛經》，當下決意前往求法。於是安頓母親，一路風塵僕僕，「不經三十餘日，便至黃梅，禮拜五祖。」此即所謂求道殷切，心一開悟，確知人生所為何來，於是萬緣放下，惟求作佛。

六祖初見五祖，二人對話充滿禪機：

祖問曰：「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」

惠能對曰：「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。遠來禮師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。」

祖言：「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獍獠，若為堪作佛？」

惠能曰：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；獍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

這段對話是六祖開悟的證明。首先，五祖：「汝何方人，欲求何物」的問話，單刀直入，極不客氣，這是禪宗對機式的問法，欲觀對方是否能

當下即悟。六祖回答：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。」注意這個「惟」字，他清清楚楚知道決心要作佛，除此之外一概不想。此即對清淨自性的開悟，知道找回本來面目是人生唯一的大事。真正開悟的人，以「惟求作佛」為本分，不用他人勉強，不借外力鞭策，亦不須任何鼓勵，作佛是本然，是應然，是必然，是我今生本該努力的。

再者，當五祖反問：「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獼獠，若為堪作佛」時，六祖不卑不亢地回答：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。」此一不二的正等正覺，不就是佛心嗎？六祖明白確知佛性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豈分南人北人？又何別和尚、獼獠？這是真正證悟的人才能說出的話，惟有真正證悟佛性不二，才能對眾生用心平等。

在此須知，六祖所發「惟求作佛」之心，不單自度，更在度人，所發是度眾生之心。眾生是菩薩的道場，沒有眾生就沒有道場。我們要以度眾生之心學佛，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求自己獨安樂。」能發此心，即能放下我執，一發此心，當下即是佛心！地藏王菩薩「地獄不空誓不成佛」之願，試問世間有誰敢發此心？其實，地藏王菩薩發此大願時，所發的心就是菩薩心，惟有菩薩心能生發無量悲願，敢度無間地獄業障深重之眾生。六祖「惟求作佛」之心亦然，從他思惟「時當弘法，不可終遜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即可知所發之心是自度度人的佛心。

六祖得法因緣對我們的啟示更在悟後起修上。

當六祖答以：「佛性本無南北。」五祖與六祖的互動更是耐人尋味：

「五祖更欲與語，且見徒眾總在左右，乃令隨眾作務。惠能曰：『惠能啟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』祖云：『這獼獠根性大利！』『汝更勿言，著槽廠去！』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

六祖已知自性福田，是從真如本心應現而出的般若智慧，來自無盡藏，所種當種此究竟福田，而非外建事功著於名相的福田。六祖確實開

悟，五祖何以教作勞務？此中揭示的，即是悟後起修的深義。

### （一）隨眾作務，破柴踏碓

《維摩詰經》提出三心：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。菩提心即是《壇經》所說的菩提自性，透過修行此一直心，以及深入無盡藏的深心，開悟內在本有的菩提心。修行除了開悟，還有精進，無盡藏才能源源不絕開發出來。所以五祖不愧是一代宗師，他為六祖點出開悟之後還有修行此一大事。六祖說「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」五祖隨即斥以「汝更勿言，著槽廠去！」當頭棒喝，要六祖隨眾作務，破柴踏碓。五祖如此安排的真實意何在？破柴踏碓又有何禪意呢？

首先談隨眾作務。四攝法有一為「同事」，隨眾作務即是同事，圓滿四攝法，方能成就菩薩道。佛法不離世間覺，《金剛經》說：「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，乞食於其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」佛陀徹悟之後，是不是仍在行住坐臥中？而其行住坐臥俱是佛法，這是在開示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——回到平常處」的道理。所以，隨眾作務，即是教六祖證道於日常生活之中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以平等心實踐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。

其次談破柴踏碓。破柴，這是一個禪機，什麼禪？破！六祖根性太利，五祖讓他破柴，用意「破」，破其著意開悟之悟機，即教他放下。六祖求法，仍著意於開悟，著此開悟相，實則未達究竟，所以破柴之禪機即是，在破中放下悟跡。六祖後來弘法，作一「無相頌」，中有「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；淨心在妄中，但正無三障」四句，即在提示此理。而踏碓，踏就是踏實，實實在在如法修行，佛怎麼說，我就怎麼修，那個佛？自性佛。明師難求，自性佛即是我們的明師，往何處求之？向覺性叩之。迷時師度，悟時誰度？自度。自度須賴覺性，覺性一出，豁然開朗。修行之人不論修證到什麼程度，絕不能放逸自己；一旦放逸則起真高我

慢，迅即摔下墮落。《金剛經》說「善護念」，即《壇經》所說之念念清淨，護念非指保護，而是念念自識本心、自見本性。所以五祖讓六祖踏碓，即在教之腳踏實地如法修行；開悟並不等於證道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，須靠自己勤修密修，方能有大成就；否則可惜了這開悟，可惜了那累世修行所種的善根。

## （二）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

勤修密修之中，則須由有相入無相，證悟到「本來無一物」，然後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」《壇經》記載神秀與惠能所作偈語，五祖對之品評，即在揭示有相入無相的真諦。神秀偈語為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惠能偈語為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一言以蔽之，神秀偈句句著相，惠能偈語語無相。然而欲證無相，須由有相證入，而一旦證得無相，更須破除頑空。

五祖喚諸門人作偈時說：「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偈來呈吾看，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！不得遲滯！思量即不中用！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若如此者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

五祖開口即明示「生死事大」，點出「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」要弟子們反觀自性，各按自性般若呈上偈語。然而眾人反應卻是：「我等已後依止秀師，何煩作偈？」所見正與五祖所期背道而馳。依止神秀豈能成佛？自性自度，個人身心不可替代，回歸自性才能成佛。所以，皈依即在回歸依止「自本心般若之性」，絕非依傍法門、依止宗師。

身為五祖大弟子、諸人教授師的神秀，在呈偈的過程中亦患得患失，失卻了五祖作偈見性的本意。神秀先是落入是非兩端之思惟，他思量：「諸人不呈偈者，為我與他為教授師，我須作偈將呈和尚。若不呈偈，和



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覓祖即惡，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？若不呈偈，終不得法。大難！大難！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

此已與五祖所囑「思量即不中用」相悖，更在衣法之間自我權衡，瞻顧人意。然後，神秀作偈已成，卻戒慎恐懼，徘徊再三：「數度欲呈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擬呈不得；前後經四日，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」最後決定書於廊下，由五祖自看。書寫之前，神秀思量：「忽若道好，即出禮拜，云是秀作；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數年，受人禮拜，更修何道？」書寫之後，神秀復思量：「五祖明日見偈歡喜，即我與法有緣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業障重，不合得法。」甚且感慨「聖意難測」，於是懷此得失之心，「房中思想，坐臥不安，直至五更。」神秀作偈呈心所見，所用之心不是本心，因此顛倒夢想，不得清淨。

五祖不待見偈，「已知神秀入門未得，不見自性。」待忽見其偈，隨即方便說法，借婉轉辭退盧供奉繪畫圖相，開示神秀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慈悲引導神秀破除我執我相，以證入無相。神秀之偈雖然句句著相，但是五祖明告弟子：「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」令門人炷香禮敬，盡誦此偈，因為「即得見性」。

神秀偈何以句句著相？「身是菩提樹」，別見有一菩提樹，即是著相；「心如明鏡台」，再見有一明鏡台，明鏡台亦是相。神秀所見，並非五祖所欲諸弟子見的自性。因此，第三句是「時時勤拂拭」，神秀著意於拂拭，忘卻菩提自性不垢不淨，何須拂拭，他自縛於法門之中轉不出來。最後一句「勿使惹塵埃」，道盡神秀得失戒懼之心，耽憂沾染塵埃，耽憂本身即是著意，心有罣礙，何來輕安自在。所以，神秀未能見性。五祖對神秀說：「汝作此偈，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外，未入門內。如此見解，覓無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。」

然則五祖何以明示諸弟子，依神秀此偈修行，能免墮惡道，有大利益，甚至即得見性？

因為神秀偈提示了漸修之道，修行可以取資此徑循序漸進，而漸修直達圓滿，亦能明心見性。但是須知時時勤拂拭的目的在於見性，解得如來真實義，而非耽溺於拂拭之勤，反而遺落了生命的本真。所謂雲開月現，撥雲見日，現出明月、見得曜日才是究竟。將雲揭去，不過是一憑藉，要能借路返家，得魚忘筌。真修實修之人必能體會，修到深切處，常易著於法門，停駐法門境界美好風光，不知更要超越法門直證本心。所以，修須懂得分出本末，明辨主從，如來真實義才是本，才是主。要一面借法修行，一面在修中放下對修的執著。

五祖提攜神秀，開示如何自見本性：「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不生不滅。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，萬法無滯，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。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

五祖開示神秀的「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。」以《金剛經》證之，即是佛陀答長老須菩提問：「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所說：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」「應如是住」與「如是降伏其心」兩者不二，用什麼方法降伏其心？就是用「應如是住」。佛陀在菩提樹下時，對治魔考的方法不是神通，而是如如不動的金剛定，這是最高的無上微妙法。以如如不動的本心對治魔考，魔豈能擾亂佛心？本心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」何魔之有？心不動，即無所謂魔；所有魔，皆是心動而自造之魔。自性本心如如不動，妄念紛飛隨它自去，抽刀斷水水更流，不必留住它。念念無住，念念寂滅，此心如如不動，何來妄念？所以佛說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」

不同於神秀作偈；惠能作偈出口成章，當即託人書之。五祖評惠能偈語，寄寓了極深的禪機：「書此偈已，徒眾總驚，無不嗟訝；各相謂言：『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！何得多時，使他肉身菩薩？』祖見眾人驚怪，恐人損害，遂將鞋擦了偈，曰：『亦未見性。』眾以為然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

品》)

惠能之偈，句句無相，五祖一見便知。他故意將偈擦掉，是在開示：無相本身亦是相，執著於無，則尚有一空見在，不是究竟之義。五祖「將鞋擦了」的動作，是以方便說法，他在教導惠能連對無的執著都要放下。由有相入無相，不可落在有無兩端，方能證入中道實相。

一般以神秀偈為漸修之法，惠能偈為頓悟之教。其實二偈無須論其高下，我們善用它，能得修行之大大方便。即空無得證空，須藉萬法證之；同理，欲證無相，須自有相入之。所以，依神秀偈漸修之法，能得惠能偈頓悟之功：藉「身是菩提樹」證入「菩提本無樹」，開悟菩提自性。然後將此身當作成就眾生之菩薩道場，發大悲心，生大願力，普度眾生。

由「心如明鏡台」悟到「明鏡亦非台」，擬之明鏡，正可助以識自本心，然後破之；真如本性不垢不淨，非比量之相對清淨。最後，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修行到了最後，當因緣俱足，剎那之間頓悟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於是真如本性豁然開朗，照見五蘊皆空。

若以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說之，凡夫初學，先起善惡分別，善者奉行，惡者不作，所下即是「勿使惹塵埃」之自律功夫。然而修到本心悟出，則自然而然不假思索：惡，絕對不會做；善，發心自然就做了！不起分別，從容中道，此即「何處惹塵埃」之真性自用。所以神秀惠能二偈，能由有相證入無相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。

### （三）求道之人，為法忘軀

六祖雖然作偈句句無相，但是五祖評以「亦未見性」，並未傳予衣鉢。五祖考驗六祖是到何時呢？《壇經》記載：次日，祖潛至碓坊，見能腰石舂米，語曰：「求道之人，為法忘軀，當如是乎？」

五祖趁無人注意時潛至碓坊，他明白實見身形瘦小的惠能，腰間束以重石，利用石頭增加身體的重量，正在舂米，當下讚歎惠能「為法忘軀」。五祖的讚歎對我們的啟示有二：第一，開悟之人隨眾作務，不僅難

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而且心無怨懟，不起煩惱。本心不為形役，因此得以忘軀，此身雖然勞累，然而本心如如不動，不會被苦煩意識所牽動。

第二，開悟之人精進不懈，傾注生命行走慧命大道，拋卻對身軀的懷戀，難捨而能捨。我們尤須效法菩薩的精進。凡夫精進，為求人天福報；二乘精進，求其了脫生死；而菩薩精進，上求佛道下化眾生，是為了眾生而精進。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，千手千眼應化一切，這就是菩薩的精進。

## 有花有月有樓台——何期自性能生萬法

五祖感動於六祖為法忘軀，於是設一隱語印證六祖是否見性，然後方傳予衣鉢。《壇經》描述其過程為：

（五祖）乃問曰：「米熟也未？」

惠能曰：「米熟久矣！猶欠篩在。」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。惠能即會祖意，三鼓入室；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，為說《金剛經》。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惠能言下大悟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」。遂啟祖言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！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！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！」祖知悟本性，謂惠能曰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

「米熟也未？」是一禪機，表面上問米是否舂得夠白了，實際是在試探是否見性了？六祖心知其意，答以「米熟久矣！猶欠篩在。」意謂早已開悟，只求五祖印證。五祖擊碓三下，六祖便知三更入室，此即會心，不假語言文字。五祖為說《金剛經》，當說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一句，六祖「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」。言下即是當下，不起分別，無有分析，直接證入。六祖由具知「本來無一物」而大悟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」，是由「無一物中無盡藏」證入「有花有月有樓台」，剎那之間悟到真空妙有，是皆不二。五祖至此方傳予衣鉢，以其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。

真空妙有，「無一物中無盡藏」、「有花有月有樓台」本來無二，然而證悟此理必經一番真修實修，才能了然於心。而五祖傳授衣鉢，必得六祖由「無一物中無盡藏」證入「有花有月有樓台」，才付與法脈傳承，因為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」。六祖得法因緣予人啟示絕深，即在於此。

六祖徹悟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！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！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！」此五句是學佛必須善加把握的妙法。菩提自性本自清淨，本不生滅，本自具足，乃本地風光，法爾如是，而且如如不動，不起分別。前四句揭示自性本體，後一句揭示本體妙用。佛法之殊勝就在於性體妙用，像天上明月，體圓滿則能起大用，光照大地。

「能生萬法」就是取自本性而讓佛光普照，成就眾生，所以佛法真是不二法、真究竟法。佛法令人感動，不只是上山，更令人感動的是下山；上山是為求佛道，下山是為度眾生。而上山是為了下山，上求是為了下化，這才是佛法感動人心的所在。佛陀出家，何嘗是為了自己證得非想非非想定？他是為了解脫眾生生死老病死之苦而出家，不是要自求解脫。佛陀雪山苦行，何以終究下山？正是因為明白了苦行不是究竟之道，了脫生死須斷煩惱，斷煩惱須賴智慧，而自性般若智慧不離世間覺。

佛陀一生示現，皆為解脫眾生生死此一大事因緣，我們學佛，即在學佛之成就眾生。當大徹大悟，自性圓滿體現之時，必會如同佛陀下山度化眾生，如六祖之所悟，自性能生萬法，取以大用。所以，前四句自度，後一句度眾；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，五祖於是付傳衣鉢。

五祖付傳衣鉢，一再叮囑六祖「心法」要義：

三更受法，人盡不知，便傳頓教及衣鉢。云：「汝為第六代祖，善自護念，廣度有情，流布將來，無令斷絕！聽吾偈曰：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，無情亦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」

祖復曰：「昔達磨大師，初來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傳此衣以為信體，

代代相承；法則以心傳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。衣為爭端，止汝勿傳！若傳此衣，命如懸絲…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）

衣鉢只是象徵，可以止而不傳，所須傳者在以心印心、自悟自覺之心法要義。「自古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。」本體本心即是菩提自性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心法以心傳心，所傳即是開悟菩提自性。一旦開悟自性清淨，自然與佛不二，直了成佛。

## 絕諸戲論，嚴土熟生

「無一物中無盡藏」，無盡藏即是本心，同於佛心，無盡藏中「有花有月有樓台」，因為自性本心能生萬法。如若證得無盡藏，卻無法映現出花月樓台，一定要做戒，因為可能進入頑空，甚至無記空。六祖說：「善知識！莫聞我說空便即著空，第一莫著空！若空心靜坐，即著無記空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般若品》）佛法之妙即在出世法與世間法不二，能在行住坐臥中修，而本心如如不動，如六祖言：「智慧觀照，內外明徹，識自本心。」「知見一切法，心不染著……，用即遍一切處，亦不著一切處。」「於六塵中無染無雜，來去自由，通用無滯。」（《六祖壇經·般若品》）佛法之殊勝更在證悟之後回到平常處，以眾生為道場，發大悲心，行菩薩道，自度度眾，成就眾生。茲以《大智度論》法語作為結論：「般若將入畢竟空，絕諸戲論；方便將出畢竟空，嚴土熟生。」

「般若將入畢竟空，絕諸戲論。」即指無一物中無盡藏；「方便將出畢竟空，嚴土熟生。」即是有花有月有樓台。■

(郭瓊瑜助理教授協助整理)